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3n1448

法昌倚遇禪師語錄

(小師) 宗密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48-A 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錄序
  - 上堂
  - 勘辯
  - 偈頌
    - 洞山麻三斤
    - 風幡話
    - 雲居安樂樹
    - 凝雲亭
    - 漱玉亭
    - 碧溪橋
    - 龍潭
    - 都頌
    - 法身頌
    - 廬陵米價
    - 送廉書記遊嶽
    - 贈杉山庵主
    - 漁人罷釣
    - 因看圓覺經
    - 因看經
    - 送僧
    - 山居五首
    - 看山
    - 無繩自縛
    - 紙帳頌
    - 因事
    - 詠寒山
    - 寄新僧判
    - 三玄頌
    - 歌會方首座
    - 因事頌
    - 送信化主
    - 寄人

    - 登山
    - 歌
    - 送平知客
    - 誡安徒
    - 送僧
    - 自詠
    - 寄僧
    - 寄昭師兄
    - 雪
    - 不勘自破
    - 日用事
    - 寄徐龍圖
    - 答徐龍圖
    - 又答徐龍圖
    - 寄黃龍南禪師
    - 送僧
    - 師臨遷化前一日送頌與徐龍圖
    - 師住持二十三年徐龍圖作師真贊
    - 山谷老人頌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48-A 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錄序

南州　徐俯

今之住院，為長老聚徒，稱出世宗師者，莫知其幾何人。其平居舉揚問答之語，門人弟子必錄之，號曰語錄。語錄之言滿天下，而佛法益微。豈言多去道轉遠，畫餅不足以充飢耶？蓋能言之者，未必皆其人也。欲知其道之淺深，當視其人之賢不。昔法昌老踈衣糲食，冰清玉潔，耡耰以給四方雲水之人，學者莫能同其作勞，又苦其枯淡，挈挈然去之堂中，至無人。先君之少也，未為人所知，獨師先奇之。鄉人知敬師也，自先君始。二人之交，至相好也。先君之音容邈矣，三十年來，無復此老之風味。思其人而不可見，則其語又可廢耶？遂刊而傳之。崇寧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序。

No. 1448

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錄

小師　宗密　錄

師開堂日，宣疏罷，遂陞座，乃拈香云：此一瓣香，奉為今上　皇帝祝延聖壽，伏願龍圖永固，鳳曆長新，四海晏清，法輪常轉。又拈香云：此一瓣香，奉為知府學士、闔郡寀僚，伏願壽山增峻，福海采深，永為天子股肱，長作宗門外護。又拈香云：此一瓣香，三世諸佛名字不知，諸代祖師面目不識，不是龍宮海藏，亦非虎穴魔宮。還有人知得來處麼？奉為潭州北禪賢禪師爇向爐中，或聞或見，盡獲真常。乃斂衣而坐。維那白槌云：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　師云：好箇消息！還有識得者麼？如無，有疑請問。　僧問：諸佛出世，地涌金蓮。和尚出世，有何祥瑞？師云：須彌頂上擊金鍾。進云：與麼則今日得聞於未聞。師云：聞底事作麼生？進云：非唯觀世音，我亦從中證。師云：有眼如盲猶似可，有耳如聾笑殺人。進云：只如釋迦已滅，彌勒未生，正當與麼時，佛法如何舉論？師云：盡在法昌拄杖頭。進云：學人為什麼不曉？師云：杲日當天，盲人摸地。進云：與麼則大眾沾恩去也。師云：你見箇什麼道理？進云：欲言言不及，林下好商量。師云：亂統禪和，如麻似粟。　僧問：世尊出世，先度五俱輪；和尚出世，先度何人？師云：隨泥作佛。進云：學人正在迷途，和尚為什麼不垂方便？師拈起拄杖云：見麼？進云：見。師云：莫道無方便。進云：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？師放下拄杖，僧禮拜。師云：邯鄲學唐步。　僧

問：祖意西來即不問，陞堂演法事如何？師云：家常茶飯。進云：與麼則勞而無功去也。師云：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進云：靈然一句超群像，迥出三乘不假修。師云：你且莫草草。　僧問：如何是法昌境？師云：地靈步步雪山草。進云：與麼則僧寶人人滄海珠。師云：總似這僧，省多少力？進云：向上還有事也無？師云：向下亦無。進云：和尚是什麼心行？師云：好心不得好報。　僧問：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鳴鼓陞堂，當為何事？師云：一願皇帝萬歲，二願重臣千秋。進云：猶是世諦流布，宗門事又作麼生？師云：口似磉盤。進云：為什麼如此？師云：不敢犯閹梨嚴令。進云：慈悲何在？師云：不見道：止止不須說。進云：署色未分人盡望，及乎天曉也尋常。師云：自作自受。

師乃云：問話且止，吉凶未兆早是多端，那更問答縱橫、轉疎轉遠？何故？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眾生，因妄有生、因生有滅，生滅名妄、滅妄名真，三世諸佛到這裏瞻仰無暇，一大藏教詮題不及，是以毗耶老漢杜口無詞、摩竭尊雄望風結舌，直饒宗乘大啟、祖令當行，截斷□□迥超諸有，棒頭取證、喝下承當，唱道門中□□□子，檢點將來大似隔靴抓痒。豈不見昔□□□□師開堂，三聖推出一僧，寶壽便打三□□□□為人，不獨瞎這僧眼，瞎却鎮州一城□□□。寶壽擲拄杖，歸方丈。諸仁者！古人一期□□接物利生，便有如此奇特之事，千古之下玉振金聲。然則事無一向、理出多途，只如法昌今日為國開堂，豈無利益？敢問諸人：適來許多問答，且道與寶壽禪師是同？是別？若道是同，金沙未辯、玉石未分，參學眼在什麼處？若道是別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佛法豈有二耶？還有向這裏明得麼？良久，云：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(謝詞不錄)

上堂云：釋迦未滅，迦葉未聞。從凡入聖，功不浪施。大藏教文，如金如玉。洎乎金色頭陀，受法傳衣，龍宮海藏，無處出頭。且道祖師有什麼長處？一丸消眾病，不假藥方多。

上堂，云：你若退身千尺，我便當處生芽；你若覿面相呈，我便藏身弄影；你若春池拾礫，我便撒下明珠。直得水洒不著、風吹不入，如箇無孔鐵鎚相似。且道法昌還有為人處麼？利刀割肉瘡猶合，惡語傷人恨不消。

上堂。云：春山青，春水涤，一覺南柯春睡足。携笻縱步出松門，是處挑英香馥郁。因思昔日靈雲老，三十年來無處討。如今競愛摘楊花，紅香滿地無人掃。

上堂云：春不晴，夏不雨，禾不禾兮黍不黍。謾言孫子解耕鋤，不得天時亦辛苦。莫辛苦，看看便是秋霖霪。法昌不是解天文，暗中自有龍神護。

上堂，僧問：古鏡未磨時如何？師云：却須磨取。進云：未審如何下手？師云：鏡在什麼處？僧作圓相，師便打，云：這漆桶埭，塼也不識。
師乃云：祖師西來，特唱此事，只要時人知有，如貧子衣珠，不從人得。三世諸佛只是弄珠底人，十地菩薩是求珠底人，汝等正是伶俜乞丐、懷寶迷邦底人在。靈利漢纔聞人舉著，眨上眉毛便知落處；若更踏步向前，不如策杖歸山去，長嘯一聲煙霧深。
上堂，僧問：知有底人畢竟向什麼處去？師云：自家掃取門前雪，莫管他人屋上霜。進云：也要大家知。師云：不勞懸石鏡，天曉自鷄鳴。進云：和尚何得干戈相待？師云：飢逢王膳不能飡。進云：且莫壓良為賤。師云：你且道：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？僧無語。師云：莫道壓良為賤。
師乃云：不用馳求，見成活計。金不博金，水不洗水。曲不藏直，真不掩偽。象鼻猪頭，魚腮鳥觜。更問如何，歸堂打睡。
上堂云：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巢居知風，穴居知雨，鷰去鴈來，寒暑更互，是人知有。且道：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，是什麼時節？還會麼？冷如氷，白如雪，是處成堆光皎潔，茫茫欲火欲燒人，惆悵無因為君說。
上堂云：法昌五日陞堂，不為談玄說妙。虛空自有龍神，誰問僧多僧少？
上堂云：聞說法昌山，尋常多猛虎，食盡犬與羊，更無狐與兔。白日傷行人，乃至三四五，既作住山人，須作山中主。伽藍土地五通神，自今已後須巡護，晝時駈出向他山，教伊食泥兼食土。香燈粥飯不曾虧，此物寧容當大路？更當路，送汝前山頂上乘風雨。
上堂。云：單絲不成線，獨掌不浪鳴，達磨為甚隻履西歸？直饒你道得出身句，我且問你：古人意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騎驢戴蒂帽，渡水不穿靴。
春日上堂云：危樓畫角報春回，暖日潛吹□面開。蟄戶幾多頭角者，可應無意待風雷。
黃龍南禪師至，師上堂，　僧問：二龍爭珠時如何？師云：法昌小出大遇。進云：忽然傾湫倒嶽又作麼生？師便打，進云：有問有答，為什麼不分賓主？師云：適來一棒是賓是主？進云：學人與師共用。師云：這漆桶。又打，進云：不因漁父引，爭得見波濤？師云：且莫鈍致黃龍。僧禮拜，師云：教休不肯休。　僧問：三玄三要即不問，韶石家風事若何？師云：塵中人未識，雲外客先知。進云：為復是天中函蓋？為復是逐浪隨波？師云：一任敲塼打瓦。進云：和尚為什麼把定封疆？師云：不解撐舡，翻嫌溪曲。進云：未審雲門木馬甚處嘶鳴？師云：在闍梨鼻孔裏。進云：有鼻孔且從，

無鼻孔又向什麼處？師云：好箇衲僧，元無鼻孔。僧便喝，師云：爐韝之所，鈍鐵尤多。師乃云：拏雲攫浪數如麻，點著銅睛眼便花。除却黃龍頭角外，自餘渾是赤班虵。法昌小剎，路遠山遙，景物蕭踈，遊人罕到。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，不唯泉石增輝，亦乃龍天喜悅。然雲行雨施，自古自今，其奈爐韝之所，鈍鐵尤多。良醫之門，病者愈甚。瘥病須求靈藥，銷頑必藉金鎚。法昌這裏有幾箇墮根阿師？病者病在膏肓，頑者頑入骨髓。若非黃龍老漢到來，總是虛生浪死。遂拈起拄杖云：還會麼？打麪還他州土麥，唱歌須是帝鄉人。

頭戴華巾離少室，手携蒂帽出長安。鷲峯峯下重相見，鼻孔元來總一般。（黃龍）

胡蘆棚上掛冬瓜，麥浪堆中釣得鰕。誰在畫樓沽酒處，相邀來喫趙州茶。（法昌）

鐵牛對對黃金角，木馬雙雙白玉蹄。為愛雪山香草細，夜深乘月過前溪。[◯@—]（黃龍）

玉麟帶月離霄漢，金鳳銜花下綵樓。野老不嫌公子醉，相將携手御街遊。◯（法昌）

上堂，云：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。師云：且緩緩。法昌有一寶，七顛與八倒，或作無明山，或時為相好，觸處盡光輝，動便入荒草。休尋討，珊瑚枝上日杲杲。

上堂，云：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，起坐鎮相隨，語默同居止。欲識佛去處，只這語聲是。古佛垂慈，不無方便，爭奈雖是善因而招惡果？傅大士如張幔天底網，撈龍打鳳，奈何鱗甲羽毛盡在裏許，逃生無路？若是靈禽瑞獸，決定別有生涯。

四月八日上堂，云：我佛世尊降誕迦維，直得九龍吐水、天雨四花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，大似傍若無人。及乎韶陽老漢出來打一棒，諸方將謂瓦解氷銷，殊不知天欲明而必暗、人欲旺而必衰，譬如塗毒鼓打著即乖，致令祖域千古之下競起干戈、掛人唇齒。法昌臨危不悚人，好一捧太遲生，未離兜率脚跟下便好與一錐，豈到今日？然雖如是，大似賊過張弓，莫有向這裏下得一轉不傷物義底語？不唯與瞿曇出氣，亦乃劃斷諸方葛藤。有麼？莫怪渠儂多意氣，他家曾踏上頭關。

上堂。云：三界唯心四句絕，萬緣唯識百非除，一法有餘著不得，無餘一法亦還祛。古人恁麼說話，大似送人上樹了去却梯，好事不如無。何故？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法昌今日不惜性命，為你諸人安梯了也。下得者，四事供養敢

辭勞；下不得者，萬兩黃金亦消得。明眼漢辯取。良久，云：早知燈是火，飯熟也多時。
上堂。云：雲收大野，月皎長空。樵唱冲巖，漁歌蓼岸。森羅萬象，帝網交光。四聖六凡，重重海印。普賢樓閣，十字縱橫。少室峯前，交點不過。何也？譬如琴瑟箜篌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到這裏，莫有吹無孔笛、調沒弦琴底衲僧？試為法昌下妙指、發妙音，撫一曲看。有麼？良久，云：貧無達士將金施，病有閑人說藥方。

寬禪師至，師遂作此圓相與寬，便自出作務。
明日上堂，法座前問寬：昨日公案作麼生？寬於地上作此[〇@牛]圓相了，以脚擦却。師乃云：寬禪頭名不虛得。遂陞座云：忽地晴天霹靂聲，禹門三汲浪磅湱。幾多頭角為龍去，鰕蟹依前努眼睛。
上堂，云：敲針作釣，豈是良圖？截海橫網，方為作者。忽遇錦鱗赬尾，直教振鬣搖空。若是跛鱉盲龜，且從他三三兩兩。為什麼如此？曾為宕子偏怜客，自愛貪盃惜醉人。
上堂，云：聞聲悟道，何異緣木求魚？見色明心，大似迷頭認影。諸仁者！不用續鳧截鶴，夷嶽盈壑，南辰北斗，躔度分明，日晦月明，昇沉自異。但請休征罷戰，端拱無為，自然得箇入頭，差肩佛祖。若更言中辯意，句裏明機，清風月下守株人，凉兔漸遙春草綠。
上堂，云：一不放，二不收，牧人橫笛倒騎牛。松軒月冷夢初破，一聲吹起塞門秋。
上堂云：秋風颯颯，秋雨微微，賓鴻未至，海鴈將歸。蟬蕭蕭兮，林疎葉落；月皎皎兮，虎嘯猿啼。或聞或見，孰悟孰迷？會與不會，莫亂針錐。君不見新豐老，太孤危，寸草不生千萬里，出門何事正萋萋？
上堂云：菩薩貪功，聲聞滯寂。三界群生，不知恩力。便請回光，歇却心識。一念相應，玄關可擊。
上堂云：諸方浩浩商量，法昌冷冷落落。從教古殿生苔，免見填溝塞壑。逞神機，誇妙略，箒來總是閑斟酌。爭如裂破太虛空，薦取如來那一著。噫！錯。
上堂。云：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拈起拄杖，云：釋迦老子變作一條拄杖在法昌手裏，拈起則劃斷三乘，放下則平欺佛祖。忽然撞著，懵懂禪和。法昌急急退步。良久，云：看。
歲旦，上堂。僧問：孟春猶寒即不問，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？師云：東山西嶺青。進云：這箇猶是世法，如何是佛法？師云：罕逢穿耳客，多是刻舟人。進云：爭奈學人未曉？師云：覿面相呈猶未

曉，不如靜處薩婆訶。僧禮拜，師云：靈利衲僧。　僧問：新年已去，未審如何是不遷底句？師云：去年曾折處，今日又抽條。進云：這箇猶是遷謝底在。師云：物逐人興。進云：未審祖師鼻孔是新？是舊？師云：你在甚處見祖師？進云：和尚恐某甲不實。師云：你且道是新？是舊？僧無語，師云：洎不問過。

師乃云：四序循環，周而復始，百歲光陰，猶如撚指。鳴鼓陞堂，諸方事例，舉論宗乘，是非蜂起。緣聚則生，緣離則死，未出輪回，如何逃避？休！休！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。君不見？達磨當年到魏時，被人打落當門齒。

上堂云：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若到這裏會得，便請掊珠擲玉，罷戰休征。不唯道泰時康，亦乃邦國安靜。何也？上是天，下是地，日頭運轉虛空裏。假使碧潭清似鏡，終教明月下來難。若是玄機尚戢，冥運猶潛，任是六臂三頭，也須牽羊納璧。

上堂，云：莫！莫！大丈夫，何太錯？泥牛只解駕宗乘，木馬何曾生犢角？魚不捿，鳥不箔，遼天須是遼天鶴。只知犯重障菩提，不薦如來大圓覺。休！休！休！摸[打-丁+索]醍醐上味世所珍，遇斯等人成毒藥。

上堂，僧問：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葉則不問，如何是花？師云：茂蓴連天秀，馨香匝地紅。進云：什麼田地栽得？師云：長自靈山雨，開因少室風。進云：未審幾時結菓？師云：但得根株是，何愁菓不収？進云：學人還有分也無？師云：無分。進云：人人具足，學人為什麼無分？師云：莫將凡界眼，來□覺園春。

師乃云：昨日看庭花，今朝翫芳草，芳草與庭花，各自爭妍好。花先芳草衰，草亦隨花槁，如何浮世人，不悟生難保？良久，云：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？

上堂云：龍吟霧起，虎嘯風生。法爾如然，非由造作。參玄上士，善別機宜。莫倚他門，喫他殘飯。況是當人己事，直下分明。應用無方，不從人得。本無位次，莫強安排。赫爾靈光，超諸數量。隨緣放曠，任性浮沉。如杲日當空，似蓮花出水。聖凡罔測，物類何□。更若言中取則，句下丹青。大似畫餅充飢，終無所益。

上堂。云：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乃拈起拄杖，云：豈不是見？又敲床一下，云：豈不是聞？那箇是明悟底事？若道聞聲是我、見色非他，黃口小兒點頭嚥唾，多子塔前一場懿囉。為什麼如此？誰知遠煙浪，別有好思量。

上堂，云：八月十五中秋節，露洗層巖光皎潔，珠簾是處捲清輝，不知只是舊時月。諸仁者！當人己事妙絕言語，識不可識、智不可知，一代時教只是箇切脚。所以道：脩多羅教如標月指。參學兄弟到這裏合作麼生？一大藏教既是標指，且道月在什麼處？不見僧問

投子：靈山如指月，曹溪如畫月，如何是真月？投子云：昨夜三更轉向西。投子古佛善識時機，如鍾在架，隨扣發聲；似鏡當臺，物來斯照。然則一期方便，這僧大似避得風雷、重遭霹靂，爭如法昌直下與伊道却？遂作圓相了，云：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？

上堂，云：古者道：百尺竿頭坐底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；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十方世界現全身。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？要會麼？南贍部洲、北鬱單越，要行則行、要歇則歇，忽若遇見玄沙，打你頭破腦裂。且道有什麼過？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。

上堂，僧問：四山相逼時如何？師云：寶車在門外。進云：和尚豈無方便？師云：貪生逐樂區區去，喚不回頭爭奈何？進云：忽然喚得回時如何？師云：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進云：作家宗師。師云：也是死中得活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乃云：平地上死人無數，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，不重己靈，不求諸聖，十二時中不倚一物，正是平地上事在。你若起心動念，即乖法體，更乃大用現前，於毛端上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喚作開眼尿床，不消老僧一喝。你且道：荊棘林作麼生透？良久，云：携取詩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

上堂，云：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靈利漢纔聞舉著，便好截斷兩頭，歸家穩坐，從他叢林浩浩、保社駢駢，豈不快哉？不得容易，忽若有箇漢出來拊一掌，還聞麼？竪起拂子，還見麼？大好無法，擗脊打一棒、鼻孔裏錐一錐，待你知痛識痒，大好無佛。正當與麼時，莫道法昌悞你，還會麼？白日莫空過，青春不再來。

上堂，拈起拄杖云：我若拈起，你便喚作先照後用；我若放下，你便喚作先用後照；我若擲下，你便喚作照用同時。忽然不拈不放，你向什麼處卜度？直饒會得倜儻分明，若遇臨濟、德山，快須腦門著地。且道伊有什麼長處？良久，云：曾經大海休誇水，除却須彌不是山。

上堂，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。諸仁者，山河大地乎顯主賓，三界聖賢交光相映。到這裏，不取一法，不捨一法，亦無無取捨知解，喚作海印三昧，正是貼肉汗衫。直得不捨道法，現諸威儀，石火裏沒去，電光裏出頭，刀梯劒樹，虎穴魔宮，七通八達，一一分明。我且問你，百草頭上還曾夢見夾山麼？

上堂，僧問：祖意西來即不問，樹彫葉落事如何？師云：少室宗風全體露，闍梨何得不惺惺？進云：爭奈彫落何？師云：眼花山影轉。進云：畢竟如何會？師云：不是知音者，徒勞話歲寒。　僧問：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，少室宗風如何舉唱？師云：一家有事百家忙。進云：猶是學人疑處。師云：若是鳳凰兒，不向籬邊

走。僧禮拜，師云：我也未信你在。　師乃云：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憙亦無憂。諸仁者！看看釋迦老子披毛帶角，上刀山、入火聚，然後變作一頭水牯牛，走入溈山隊裏去也。你等諸人還見麼？你若見，許你具一隻眼；你若不見，也許你具一隻眼。且道：法昌為人，眼在什麼處？良久，云：名字莫將題落葉，恐隨流水到人間。

上堂。云：即此見聞非見聞，無餘聲色可呈君，箇中若了全無事，體用無妨分不分。鵓鳴鵲噪，法法圓成；水涤山青，頭頭顯煥。見亦同見，聞亦同聞，因什麼有迷有悟？良久，云：莫言佛法無多子，不是苦心人不知。

上堂，云：若是知有底人，入林不動草，入水不動波，便能脫珍御服，掛弊垢衣，與眾魔共一手，作諸勞侶，接待方來，猶是傍借邊事。何也？澄源湛水尚棹孤舟，古佛道場猶乘車子。若是箇中人，直須向虵頭上揩痒，驪頷下抉珠，驅耕夫牛，奪飢人食。若能如是，始解坐報化佛頭，踏盧遮那頂。法昌與麼說話，大似夢中說夢。何謂也？爭似不來還不往，亦無懽笑亦無愁。

上堂，僧問：佛佛授手，祖祖相傳，未審傳箇什麼？師云：須彌頂上鐵崑崙。進云：當表何事？師云：去國知歸路，伶俜獲寶珠。進云：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未審珠向什麼處安者？師云：從來光璨爛，不用強安排。進云：與麼則謝師指示。師云：珠在什麼處？僧擬議，師云：了。

師乃云：見聞如幻翳，三界若空花。聞復翳根除，塵消覺圓淨。淨極光通達，寂照含虛空。却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。諸仁者，祖師門戶已被釋迦老子八字打開了也，更無絲髮許間隔。直下會得，可謂光前絕後。若更別有商量，却許汝具一隻眼。

上堂，僧問：摩尼珠，人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。如何是珠？師云：龍宮無覓處，海藏豈能收？進云：未審畢竟在什麼處？師作圓相，僧展兩手，師便打，僧禮拜，師云：三更猶自可，天曉更愁人。

師乃云：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彫。四時運轉，萬象摐然，見聞不昧，視聽分明。且道那箇是主？莫是與麼來者是麼？莫是妙體本來無處所麼？莫是一念未生時全體是麼？與麼卜度，大似坐井觀天，管中窺豹。若是諦當底人，總不用許多辛苦。良久，云：陋巷不騎金色馬，回來却著破襴衫。

至節日，上堂。僧問：古者道：陽氣發時無硬地。無根樹子為什麼不開花？師云：話頭也不照顧。進云：爭奈人人具足？師云：你樹子在什麼處？僧提起坐具，師云：謔你老郎。便打。　僧問：祖意西來即不問，直截根源事若何？師便喝，僧亦喝，師喝一喝，拊一

掌。僧云：作家宗師。師云：箚。僧禮拜，師云：未出場來，不妨奇特。
師乃云：一陽來復，萬物知春，堤邊柳眼爭開，澗畔梅英競吐。連嵓樹凍，丹鳳那捿？鎖月潭氷，遊龍未作。錦衣公子盡醉如泥，林下道人幪頭打睡。且莫睡，閑向江頭看逝水，世間好物不堅牢，綵雲易散琉璃脆。
上堂。云：行路難，君自看，鳥道從來不易攀。行人未上先傴僂，頦膝時時自相拄。捫蘿直到巔峯頭，方知世界空悠悠。
上堂云：花菲菲，雨霏霏，游人陌上正如泥。誰在畫樓吹玉管，一聲聲送日沈西。
上堂。云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三界聖凡，和泥合水。燈籠露柱，儱侗顢頇。凡夫生死，諸佛涅槃。如何得不揀擇？莫是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麼？莫是情盡圓明時會取麼？莫是萬法唯識盡是我心，不可更有彼此？且喜沒交涉。若是法昌，是便是，非便非，江南日暖鷓鴣啼。非不非，是不是，翻笑維摩談不二。箇中若未造玄微，且薦如來第一義。
結夏日晚小參，云：大凡參學兄弟，道眼未明、心地未安，入一叢林、出一保社，須當親近良朋善友，二六時中將佛法為事，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。這箇不是小事，光陰易失，時不待人，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。莫只與麼打閧過時，今日三、明日四，這裏經冬、那邊過夏，記取一肚葛藤路。布學解到處掠虛，摩唇捋觜漢語胡言，道我解禪解道，輕忽好人作無間業，將知此事大不容易。沒量大人到這裏討頭鼻不著，莫當等閑亂開大口。法昌老漢無人情，莫愛人摩捋你、讚歎你，盡不是好心，一朝火風解散、眼光落地，善惡業緣受報、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，那時便如落湯螃蠏，手忙脚亂，從前活計、神通佛法總使不著，業識忙忙無可依怙，追悔不及，隨緣受報，改頭換面都未可定。豈不見古者道：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，切須子細，纖毫不盡未免輪迴，絲念不忘盡從沉墜。你要識披毛帶角底麼？便是你尋常亂作主宰者是。你要識拔舌地獄麼？便是誑惑迷徒者是。你要識寒氷鑊湯底麼？便是你濫膺信施者是。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，只為道眼不明，方乃如是。若是諦當底人，豈有這箇消息？法昌與麼說話，盡是契合諸聖，不獨為你三兄五弟，但未得忍菩薩皆有此過，豈況天龍八部？既來這裏，經冬過夏，莫生容易，老僧钁頭邊討飯供養。你說些子出家話，莫被人我夯却，一生空過，一旦四大分張，那時作伎倆遲也。有一般漢，聞人舉著他肚裏事，嗔心忿起，便道：佛法豈有與麼事？大悟不拘小節，更問阿誰？我且問你，悟見箇什麼？還脫得髑髏識想也未？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，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？還有

妄語底祖師麼？大似將牛屎比栴檀，有甚交涉？可謂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，飜成毒藥。你要得他日相應，但如今於一切處放教枯淡，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，如盲人視物，不為諸法管帶，亦不管帶諸法，六根門頭點檢，無絲髮過患，方有少許趣向分。法昌與麼說話，如服瞑眩底藥相似，一斯苦口，他時大有得力處。所以古者道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無人替代，各自努力。

上堂，云：古者道：大地雪漫漫，春來依舊寒，說禪說道易，成佛作祖難。法昌道：大地雪漫漫，春來便不寒，到頭成佛易，却是說禪難。有一般人聞與麼說，鼻孔冷笑，道：有甚難？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，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，甘草甜，黃蘗苦，魚入深潭，鳥棲高樹，拈起拄杖達磨眼睛，放下數珠釋迦鼻孔。若是這箇禪，三家村裏臭口老婆也解說得，要成佛則未在。你且道：畢竟那箇是禪？良久，云：直得額頭汗出。

上堂。云：草藘藘，煙幕幕，雨如膏，雲似鶴，輪蹄到處困芳菲，誰問山頭紅日落？禪家流，須警覺，莫待擎頭并戴角，百年光景片時間，舉世應無長命藥。逐利貪名數似麻，排頭盡葬青山脚，菩提道路不曾脩，畢竟將何為倚托？

上堂云：菩薩證未極，二乘方沉空。人天三界業，正在輪迴中。諸仁者，若論此事，唯佛與佛乃能知之。十地聖人，猶隔羅縠。自餘之輩，合作麼生？無常老病，不與人期。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三界牢獄，縈絆殺人。不是等閑，莫生容易。大事未成，如喪考妣。二六時中，放却閑緣，歇却心識，但自回心。問己想料，不由別人。警策身根，莫教污染。直令凡聖情盡，人法俱空，自然體露真常□□，諸有。若不如是，與道全乖。

上堂，云：佛大泥多，舡高水長，我愛釣魚翁，生涯無比況。分開曉霞影，擲破桃花浪，流水送歌聲，風高愈嘹亮。堪笑錦鱗鈎不上，三三兩兩空悠漾。莫悠漾，直饒避得鈎，前頭大有網。魚即且從，佛在什麼處？莫是殿裏底麼？莫是作圓相麼？莫是在靈山麼？莫是對面不相識麼？莫是認著依前還不是麼？若如此，只是箇三家村裏佛不□者。且道那箇是？調御涅槃今已久，龍光猶未□迦維。

上堂云：宗乘一句，迥絕言詮。意下差排，虛生浪死。靈山會上，覿面相呈。授手傳來，如王寶劒□。乘不墜，蓋藉其人。如師子遊行，群狐屏迹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或時警悟群機，曲垂方便。遂有言句，落在諸方。如龍藏選珠，終無瓦礫。直得天龍稽首，佛日光輝。近來時代澆漓，禪師長老成群作隊。一箇箇氣宇如王，一人人平肩佛祖。問著宗門兩字，口似研槌。但將凡言黷亂聖意，致令學者習俗生常。不唯侮慢聖賢，亦乃自生容易。或言即心是佛，

更不參尋。或則妄認塵緣，強作主宰。無非私心作解，捏目生花。緣木求魚，守株待兔。蓋為打底不遇作家，致見如斯過患。勸諸學者，莫謾波波。但自回光返照，疊足思心。盡却凡情，別無聖解。縱有幽玄，飜成計較。古者云：道不用脩，但莫污染。禪不用學，貴在息心。息心則想念不生，無染則真源自淨。更若他求，必無是處。

百丈和尚至，師上堂云：道無今古，人有先後，出則大用繁興，入則機唯密照。記得百丈大智禪師在日，常有一老人聽法，自云：過去生中曾為知識，有人問：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？某甲云：不落因果，從此五百生墮作野狐。今告代一轉語，願脫此苦。百丈云：不昧因果，即脫狐身。然則野狐脫去，其奈吐下涎唾，落在諸方，無人打摒。敢問諸人：不落因果，為什麼墮作野狐？不昧因果，為什麼便得脫去？直饒道得落處分明，也未出他野狐穴裏。法昌當時若見，但先與他拈出雪峯古鏡，教伊轉動不得，然後放出紫湖狗子，盡却性命，免見兒孫今日成群作隊。法昌與麼舉論，大似持螺酌海，明眼人前一場笑具。何故？曾經大海難為水，慣聽無絃不易琴。

上堂，云：且莫停囚長智，養病喪軀，長者任他長，短者任他短，風動空澄，日明雲翳，泥多佛大，水長舡高，法法圓成，莫妄穿鑿，直得風行草偃、水到渠成，不為分外，忽爾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，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剎土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若到法昌面前，一筆勾下。何也？丈夫自有衝天氣，莫向如來行處行。

上堂，云：至人空洞無象，萬物無非我造。會萬物為己者，其唯聖人乎？老僧昨夜作一箇夢，夢見入大洋海底，撞著須彌山，頭額粉碎。你等諸人還知痛痒麼？

上堂。云：言前薦得，滯殼迷封；句下精通，觸途狂見。然雖如是，其奈金沙猶混，水乳不分。法昌道：言前薦得，天雨四花；句下精通，地搖六種。且莫草草，九十六種外道各各自言得上人法，菩薩果位猶不相知。譬如諸天同寶器食，福德有異，飯色不同。若無擇法眼目，如何明辯？忽遇迷邦之子止宿草庵，疲乏商人化城寓止，寶所尚□，歸路亦遙，不覺不知，中途自息。似這般垜根漢，不可也受法昌讚嘆。所以我佛傳衣付法，須令授手，遞相證據，恐有濫誤，蓋謂此也。然雖如是，忽若有箇漢出來，喝一喝，拊一掌，掀倒繩床，便歸眾去。諸人作麼生明辯？良久，云：敵聖若無如是眼，假饒千載又何為？

上堂，云：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行脚高士更於何處用心？饒你學得聖解現前，獲三明六通、得四無礙辯、一大藏教，結角羅紋，貯水不漏，明眼人覷著，大似檐雪填井。豈不見世尊於楞嚴會上呵叱

阿難：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，不如一日修無漏業，免被人天果報所縛，十二分教到這裏一點也用不著，方為教外別傳。如今兄弟都不問此事來處，但管違背佛語，返於經教中作伎倆，辨唯心唯識、說性說相，如將方木逗圓孔，有甚交涉？將知宗門途路迥別。且人天因果通貫聖凡，如何免得無漏聖境？理絕功勳，若為修證？還會麼？自是不歸歸便得，五湖煙景有誰爭？

上堂云：靈山會上，三乘行位，解脫法身，正是乞兒殘飯。祖師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正是祭鬼神殘飯。汝等若見，如經蠱毒之鄉，更莫覷著，覷著則禍生。法昌這裏有一般茶飯，尋常不曾拈出，今日事不獲已，將供養諸人。他時若到諸方，受用殷繁，切須記取法昌今日供養。遂作一圓相，擲下拄杖。

上堂云：毗耶杜口，倣敷宗乘。鷲嶺拈花，翻成毒藥。九年面壁，鈍致先宗。半夜傳衣，欺他後學。馬祖即心是佛，大似待兔守株。盤山非心非佛，可謂和泥合水。縱饒德山棒如雨點，正是以己妨人。臨際喝似雷聲，要且不曾撩著。豈況聚頭接耳，舉古圓今。列洞下五位君臣，尚它薄禮。布臨濟三玄戈甲，敗落清時。雲門函蓋乾坤，無繩自縛。法眼唯心唯識，豈達機權。溈仰父子相投，傍觀者醜。如斯之見，盡是敗祖宗風，滅胡種族。承虛接響，欺罔聖賢。後學無辜，遭他指注。若論此事，諸佛不曾出世，亦無一法與人。達磨不西來，二祖不得髓。直得皇風蕩蕩，野老謳歌。心無所恃，行無所依。聞禪與道，似見冤家。說色說心，如逢猛虎。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，椿黍米，作和羅飯，煲骨董羹。飢即飡，困即臥。不由諸位自崇高，莫學三乘立功課。

雲巖皋長老至，師上堂云：鳳凰山色翠凌空，寶殿崢嶸畫不同，止止金毛在何處？只應千古絕狐蹤。諸仁者！知音相見，豈在多言？如擊石火、掣電機，點著不來，白雲萬里。何也？菩提之道，不可圖度，動便失宗，覺即迷旨。然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，或時手擎日月，遊戲神通；有時背負須彌，全軍敵勝；或則隨波逐浪；或則把斷要津。無非古佛家風，盡是道人活計。豈不見昔日雲嵓到藥山，山云：聞子解弄師子，是不？嵓云：是。山云：弄得幾出？嵓云：六出。山云：我也解弄。嵓云：弄得幾出？山云：一出。嵓云：六即一，一即六。雲嵓後到溈山，山云：聞子在藥山時曾弄師子，是不？嵓云：是。山云：為復常弄有時置？嵓云：要弄即弄，要置即置。山云：置時師子在什麼處？嵓云：置也，置也。師云：好一箇師子，只是弄得有頭無尾。當時若見溈山云：置時在什麼處？便與放出踞地金毛，直教溈山藏身無路。既不能如是，遂成一箇不了底公案。法昌今日因風吹火也未勦絕，却請雲嵓禪師略陞此座，圓却這箇公案，免見他日累及兒孫。

上堂，云：一塵纔起，大地全収。乃拈起拄杖，云：諸仁者，十方世界撮來如粟米大，安在法昌拄杖頭上，其中眾生不覺不知。且道法昌尋常在塵裏？在塵外？良久，云：海枯終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。
上堂。夜半烏鷄誰捉去，石女無端遭指注。空王令下急搜尋，唯心便作軍中主。雲門長驅，潙仰隊仵。列五位鏘旗，布三玄戈弩。藥山持刀，清原荷斧。石鞏彎弓，禾山打鼓。陣布雪嶺長蛇，兵屯黃檗飛虎。木馬帶毛烹，泥牛和角煮。賞三軍，犒師旅。打葛藤，分路布。截海橫山，颺塵簸土。擊玄關，除徼路，多少平人受辛苦。無邊剎海競紛紛，三界聖凡無覓處。無覓處，還知否？昨夜雲収天宇寬，依前帶月啼高樹。
上堂。云：生死交謝，寒暑迭遷，有物流動，人之常情。念念不停，新新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漸漸消滅。又如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人謂得其固，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，昧者不覺。然雖如是，殊不知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。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無住。三際求心心不有，心不有故妄元無，妄元無故即菩提，生死涅槃本平等。故維摩經云：不動等覺建立諸法，不出魔界而入佛界。於此會得，則終日變化不為動，畢竟寂滅不為休。八難三塗無非淨妙國土，塵勞煩惱盡是解脫道場。然雖如是，要且未出教意。譬如蒸沙欲成嘉饌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。既不然者，且道親切底事作麼生？[葸-十+夕]嶺不傳唐土信，胡人休唱太平歌。
師到雲嵓，陞座云：法無定相，轉變由人。用去則天回地轉，觸處周流；収來則慮息緣忘，聖凡罔測。或則神通遊戲，垂手塵勞，利益有情，光揚佛事；或則棲神物表，遁跡嵓阿，枕石眠雲，敦脩慧業。無非道達群機，利他利己。所謂動若行雲，止猶谷神。豈有心於彼此，情係於動靜者耶？法昌與麼舉唱，且道隨順機宜為復別有長處？還會麼？木馬追風蹄撥剌，金毛踞地尾查鬆。
上堂。云：閑來只麼坐，拍手誰賡和？回頭忽見簸箕星，水墨觀音會推磨。乃拍一拍，云：還會麼？八十翁翁雖皓首，看看不帶老人容。
上堂。云：九月重陽節，菊花香未烈，策杖倚欄看，眼中重著屑。諸仁者！鷰去鴈來，寒暑相催，籬邊黃菊正闘霜開，陌上垂楊已隨露落。或生或殺，互顯機鋒；或盛或衰，咸張主伴。無非解脫法門，盡是金剛正眼。還有人薦得麼？看來只是吹灰法，却向灘頭脫却衣。
上堂，云：法昌今日開爐，行脚僧無一箇，為報十八高人，緘口圍爐打坐。不是規矩嚴難，免見諸人話墮，直饒口似秤槌，未免灯籠勘破。不知道絕功勳，妄自脩因證果，若逢臨濟、德山，應是難能放過。但知一念回心，定免三乘羈鎖。

上堂云：青山鳥道，登者即迷。碧落無波，動犯風影。不是目前法，莫生種種心。明暗不相關，虛空無背面。到這裏，直似秋潭月影、靜夜鍾聲，猶是生死岸頭事，莫當等閑。不見古者道：直須向那邊擔荷了，却來這邊行李揩磨心識，盡却今時過患。直似枯木逢春不潤，始有少分相應。古人與麼說話意作麼生？那邊檐荷箇什麼？這邊又作麼生行李？除非久參碩德乃可知之。莫只與麼業識忙忙，無明人我私心作解，妄生穿鑿，如磨塼作鏡相似，多少聲訛？快須著力，莫待前頭路盡方始著忙。一朝心眼頓開，方知法昌老以佛法為事。

上堂，云：昨日送殘年，今朝賀新歲，新歲與殘年，相逐如流水。人無百年人，盡作千年累，一箇無常身，百端生狡計。殺命資口腹，結業求富貴，片善不曾修，日為煩惱醉。且莫醉，起來共你說些：周秦并漢魏，覇業及圖王，文經兼武緯，凌煙閣上數如麻，盡向青山脚下排頭睡，爭似無為實相門，一超直入如來地。

上堂云：年年四月十六，諸方盡皆禁足。法昌山裏如何？但見山青水涤。

上堂，云：諸仁者！心是根，法是塵，兩種猶如鏡上痕，痕垢盡時光始現，心法雙忘性即真。古人已是四楞著地了也，汝等諸人作麼生會？內視不己見，返聽不我聞，覺體超然，不屬量數，正是痕垢在你。且道鏡在什麼處？直饒分明拈出，我更問你什麼處得來？你若不知來處，山僧為你指出：鍊得銅山沒一星，入紅爐裏又埃塵，須知本自圓成物，本自圓成無故新。

勘辯

師在雙嶺受請，與英、勝二首座相別，云：三年聚首，無事不知，檢點將來，不無滲漏。以拄杖劃一劃，云：這箇且止，宗門事作麼生？英云：須彌安鼻孔。師云：與麼則臨崖看虎眼，特地一場愁。英云：深沙努眼睛。師云：爭奈聖凡無異路，方便有多門？英云：鐵蛇鑽不入。師云：這般漢有甚共語處？英云：自緣根力淺，莫怨太陽春。却劃一劃，云：宗門事且止，這箇事作麼生？師便掌。英云：這漳州子莫無去就。師云：你這般見解，不打更待何時？又打。英云：也是老僧招得。

英、勝二人到山相訪，英云：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，今日為甚却來古廟裏作活計？師云：打草只要蛇驚。英云：且莫塗糊人好。師云：你又刺頭入膠盆作什麼？英云：古人道：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，所以住山。未審和尚見箇什麼？師云：你他時異日有把茅蓋頭人來問你，你作麼生祇對？英云：山頭不如嶺尾。師云：你且道：

當得住山事麼？英云：使钁不及拖犁。師云：還曾夢見古人麼？英云：和尚又作麼生？師展兩手，英云：鰕跳不出斗。師云：莫將三寸燭，擬並太陽輝。英云：爭奈公案見在。師云：亂統禪和，如麻似粟。

師起法堂，乃問二人：我欲來這裏起法堂，且道作得箇什麼向當？英云：賊是小人。師云：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。英云：曾輕霜雪苦。師云：明珠自有千金價，誰肯林邊打雀兒？英云：大似持鉢不得，詐道不飢。師却指勝云：你且道合作得箇什麼向當好[妳-女+口]？勝云：本來無位次，不用強安排。師云：你這驢漢安向甚處著？勝云：一任敲甎打瓦。師云：也只是箇杜撰巡官。英云：若是千金寶，何須打雀兒？師云：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。英云：路見不平。

一日，英舉：大梅斷夾山、定山生死中有佛無佛因緣，問師云：此箇公案作麼生？師云：大梅當時何不與他本分草料？英云：作麼生？師便打。英云：一場儱侗。師云：你試下一轉語看。英云：一狀領過。師云：矮子看戲。

舉盤山光境話，英云：只如保福與麼說話，未免掛人唇齒。師云：你作麼生？英作掌勢，師云：自屎不知臭。英云：和尚作麼生？師云：若據我見處，掘箇地坑和你一時埋却，且要天下太平。

黃龍秀維那與數僧至，師云：重疊關山路，闍梨從什麼處來？秀云：三門裏來。師云：有三門則從三門裏來，無三門從什麼處來？秀云：恁麼則不從門入也。師云：因什麼得到這裏？秀云：法昌門下，水泄不通。師云：不解登山，剛嫌路曲。秀擬議，師云：第二參頭道。僧云：何不問取維那？師云：酌然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，且坐喫茶人事了。秀乃云：適來公案可謂光前絕後。師云：射虎不真，徒勞沒羽。秀云：何得壓良為賤？師云：佛法不是這箇道理。師乃問秀：近離什麼處？秀云：黃龍。師云：我聞黃龍有三關語，是否？秀云：是。師云：將為老僧不知。秀云：有問有答。師云：未到法昌，不妨疑著。秀云：過在什麼處？師打一掌，云：且莫鈍致黃龍。乃送歸安下處。秀云：古人道：一言相契則住，一言不契則去。且道住則是？去則是？師云：你看這漢一場敗闕。秀云：與麼則兵隨印轉，客任主裁。師云：便請入堂掛搭。秀起庵成，師云：庵成了，只是未有主人在。秀云：大似對面不相識。師云：驢前馬後漢。秀云：氣急殺人。師云：橫抱小兒，擬彰黃簡。秀云：却請和尚別作箇主人來。師云：九五須還天子貴，群雄徒自起干戈。秀云：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師云：千里神駒追電去，蹇驢猶自沒泥沙。

秀一日問師：承聞和尚久止浮山，屢參興化，為什麼却法嗣北禪？師云：瘥病不假驢駝藥。秀云：傷龜恕鱉，不免傍觀。師云：將謂無人檢點。乃拈起拄杖云：且道者箇從什麼處得來？秀云：這老漢敗闕也不知。師云：不是任公子，徒勞話釣竿。黃龍南禪師至人事喫茶了，師乃云：近日黃龍製得一般茶，實為諸方未有。南云：那裏得這消息來？師云：勸君不用鐫頑石。南云：老老大大道聽途說。師云：爭奈公案見在。南云：這裏尋常如何造作？師云：老老大大說話也不照顧些子。南云：賴得左右無人。師乃喚侍者更點一椀茶，下茶至南云：若無造作，這箇從什麼處得來？師便作撥茶勢，南云：這箇猶是和尚受用邊事，利人事又作麼生？師云：遇臨濟則敲出骨髓，逢德山則揳破腦門。

因與南禪師舉程大鄉看生緣話，師云：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？南云：也曾為蛇畫足，是伊自不瞥地。師云：和尚如何為他？南云：咬盡生薑呷□醋。師云：流俗阿師又與麼去。南云：和尚意作麼生？師拈起拂子便打。南云：這老漢也是無人情。

師因舉：在湖南時，曾問興化：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？化云：善財拄杖子。師云：我不問善財拄杖子，且道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？化云：或則登山，或則渡水。師云：和尚只解步步登高，不解從空放下。化云：老僧雖則年邁，要且不負來機。南云：和尚當時作麼生？師云：我錯恠興化。南云：而今知也，且道從什麼處去？師云：你問阿誰？南云：佯聾詐啞作什麼？師云：雖然如是，要且不負來機。

師一日在門前栽松，南和尚至，乃云：小院小舍栽許多作什麼？師云：臨濟道底。南云：栽得多少？師云：但見猿棲鶴宿，寧知聳漢侵雲？南乃指面前石山云：這裏為什麼不栽却？師云：功不浪施。南云：也只是無下手處。師却指石上松云：這箇從什麼處得？因作石松詩云：盤根迸石苔鋪縫，偃蹇龍形積翠深。擎鶴插空多雨勢，帶雲籠月足潮音。應無要壓群峯意，終有常懷竚雪心。猿凍下崖來上哭，禪餘獨對苦中吟。

兜率寬和尚至，師云：和尚久居兜率，為什麼却到人間？寬云：暫時行履。師云：來時彌勒菩薩在什麼處？寬云：不知。師云：和尚從兜率來麼？寬云：是。師云：為什麼却不知？寬云：向道不知，說什麼來不來？師云：無孔鐵槌有甚用處？寬云：看這老漢一場懺懶。師與寬和尚看雪次，師云：好雪。寬云：好白。師云：雪與白相去多少？寬云：如掌作拳。師乃於欄上拏雪便打，云：你且道是拳？是掌？寬云：麤行沙門。師云：此是文殊大人境界。因有詩云：倚欄看臈雪，光射曉堂寒。萬德文殊海，千重世界寬。泥牛光影亂，石女素衣完。會得青春意，桃花悟更難。

冬夜與感首座喫菓子，師遂拈起一片橘子云：這箇滋味何似黃龍？感云：須待嘗過始得。師云：驗人端的處，下口便知音。感云：末代禪師多虛少實。師又拈起托子云：者箇作麼生嘗？感云：須是和尚始得。師云：一箇托子早是不奈何。感云：饒人不是弱漢。

師問訥首座：古人道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你且道：山河大地與你自己是同？是別？訥云：不別。師又竪起拂子，云：這箇[妳-女+口]。訥云：這箇亦然。師云：你有幾箇自己？訥云：法有多種，理本不二。師遂扣床一下，云：你還知痛痒否？訥云：不知。師云：話墮阿師，不能打得你。

師一日與訥首座修花壇，乃問訥云：南泉道：人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且道你見似箇什麼？訥云：只是一株花。師云：與麼則你也只在南泉窠窟裏。訥云：未審古人意作麼生？師云：拈甎過來。訥過甎了，又問，師云：古人去世久矣。

問豁長老：聞說你曾講唯識論，是否？豁云：粗曾習聽。師云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明有此理。豁云：是。師乃竪起拂子云：還見麼？豁云：見。師云：見箇什麼？豁云：見拂子。師云：老老大大，為什麼五戒不持？豁云：和尚何得不信佛語？師云：癡人棒打不死，你還夢見唯識麼？

師問肇維那：甚處來？肇云：討菜來。師云：甚處去？肇云：寮中去。師云：尋常問你生死事，為什麼不與麼祇對？肇云：和尚不曾問某甲。師云：且道你死向什麼處去？肇云：一任卜度。師云：不信道。肇云：某甲與麼祇對，有甚不得？師云：將為卜你不著。肇云：且道向什麼處去？師云：鬼窟裏去。肇云：且莫以己妨人。師云：爭奈贓物在老僧手裏。

問肇：日出心光耀，天陰性地昏。不知天地者，剛道有乾坤。而今日出也，那箇是你心光？肇云：不可更有。師云：不知天地者，剛道有乾坤。且道知天地者，乾坤向什麼處去？肇云：三界唯心，不可更有。師云：廚下燒火，你覺肚皮熱麼？肇云：問這箇作什麼？師云：伎死禪和，如麻似粟。

師問肇：溈山水牯牛話，你作麼生會？肇云：無這箇閑功夫。師云：只如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，又作麼生？肇云：不妨令人疑著。師云：龍頭蛇尾漢。

問僧：一切聲是佛聲，是否？僧云：是。師云：為什麼鵝作鴉聲，鵲作鵲噪？僧云：和尚自生分別。師便打。又問僧：一切聲是佛聲，是否？僧云：不是。師云：為什麼不是？僧云：鴉作鵝聲，鵲作鵲噪。師亦打。後有僧問師：前頭是，且從打；不是，為什麼亦打？師又打，云：且聽明眼人斷看。

歲夜喫湯次，感首座云：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，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？師云：臘雪連天白，春風逼戶寒。感云：大眾喫箇什麼？師云：莫嫌冷淡無滋味，一飽能消萬劫飢。感云：未審是什麼人置辦？師云：無慚愧漢，來處也不知。

登首座至，師云：你作叢林表帥，為什麼被人喚作登無明？登便抽坐具作打勢，師云：且莫亂做，別處即得，法昌門下不容你。登擬議，師便打一掌，登云：將謂侯白。師云：你作這般說話，也道我作禪客。登云：法昌門下可謂風吹不入。師云：教你入得堪作什麼？師問登：無明實性即佛性，無明在這裏，佛性在什麼處？登云：不可別有。師云：喚你作釋迦老子得麼？登云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師云：你夢見三祖。登云：和尚尊意如何？師便打，登云：打即不無，且道佛性在什麼處？師拈棒，登便走，云：今日被這老漢折挫一掌。師云：似這般不知痛痒漢，打殺也無罪過。

石門皋和尚去住雲嵓，師云：只見雲歸碧嶂，和尚為什麼入郭舜山？皋云：偶徇時機。師云：主人公在什麼處？皋云：避喧求靜，豈是高人？師云：似則似，是即未是。皋云：和尚作麼生？師竪起拂子云：是喧是靜？皋無語，師云：不信道。師問皋：近離什麼處？皋云：石門。師云：我聞石門路嶮，水泄不通，因甚到這裏？皋云：十里雙牌，五里單堠。師云：途中事作麼生？皋云：到處行松色，時時聽水聲。師云：來時水牯牛在甚麼處？皋云：自有人看。師云：鼻索為什麼在法昌手裏？皋云：這老漢瞞却多少人？隨手打一坐具，師云：三十年撈龍打鳳，今日被鼠咬。

恭首座住禪林，訪師，師云：見說你要為黃龍燒香，是否？恭云：不敢。師云：我聞龍生龍子，須是解興雲致雨始得。恭云：但隨家豐儉。師云：你未拈香，早鈍致黃龍了也。恭云：和尚且莫多口。師云：你且道黃龍實頭事作麼生？恭提起坐具，師乃喚行者：為我過坐具來。行者提在手中，師便打，云：他時後日也道見老僧來。

寶峯乾化主至，喫茶了，師云：我無可捨施，只有一箇瓢子送你。乾纔接，師云：你且道寶峯還有麼？乾云：有。師云：若有，何須更要？乾云：唯多不才。師云：你也只作得箇化主。乾云：有頭無尾得人憎。師云：自是你無這手脚。乾遂掣去。師云：停囚長智。師送乾出三門，云：回到寶峯，為我傳語英邵武。乾云：顛言倒語作什麼？師云：不因你祇對，洎合忘却。雖然如是，它時悟去，始知我老婆心。

喆首座來，師云：山深路遠，何煩訪及？喆云：仁義道中，不為分外。師云：將得什麼來？喆叉手近前，師云：只這箇，為當別有？喆展坐具，師云：前頭較些子，後頭打不著。喆云：且容某甲人事。師云：近離什麼處？喆云：雲居。師云：峯頂事作麼生？喆

云：多少人疑著？師卓拄杖，云：弘覺鼻孔何似這箇？喆云：草賊大敗。師云：這僧話頭也不識。喆云：和尚問什麼？師云：我只問你弘覺鼻孔。喆云：又道不識話頭。師云：不謬作翠嵓弟子。

一日，喆問師：和尚室中尋常開示機緣，願聞一兩則。師云：暗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。你作麼生？喆云：和尚本是雲門宗胄，為什麼舉洞上因緣？師乃踢出一隻鞋，喆便休。

皋長老聞師見虎，乃云：見說和尚那日山上作一場佛事不小。師云：多口阿師。皋云：好好相問。師作掌勢。皋云：好箇虎，只是不解咬人。師便打，云：莫道不咬人。皋云：也是如虫蝕木。師云：今日咬著死漢。

心禪師至，閑坐次，師云：近日法席可殺興盛。心云：家家觀世音。師云：還有咬人師子麼？心云：爐韛之所，鈍鐵尤多。師云：聞和尚室中有拳頭話，是否？心云：家醜莫外揚。師乃拈起鑊云：何似我這箇？心云：真不掩偽。師云：生死界中使，那箇即是？心云：不勞懸石鏡，天曉自鷄鳴。師云：與麼討人驢年去。因說話次，心云：近日人傳和尚風幡頌甚好。師云：且道祖師前頭為人好？後頭為人好？心云：祖師終不妄語。師云：是則是，祖師意作麼生？心云：豈不見道：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？師云：狐狸渡氷，有甚快活？心云：和尚意作麼生？師以拂搖之。心云：也是為蛇畫足。師云：且莫亂統。心云：須是和尚始得。師云：世事但將公道斷。

徐龍圖看楞嚴經，至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徐云：佛意誠謂幽深。師云：你如何會？徐欲祇對，師以拂子便打，徐云：和尚也無些子人情。師云：我若不打，你又堪作什麼？却問黃龍：釋迦老子到這裏，還有出身處麼？龍却打一拂，師云：且聽諸方斷看。

百丈政和尚至，師云：見說你在慈明會裏曾有野狐頌，是否？政云：是。師云：古人意作麼生？政云：眼花山影轉。師云：是你見處如此。政云：你不肯我那？師云：與麼說話，還曾夢見野狐？師乃云：我且問你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政云：檐折知柴重。師云：我不問你柴重不重，且道落因果不落？政云：你還識因果也未？師云：瞎漢！話頭也不識。政云：爭奈慈明肯我？師云：你今日一場郎當不少。政云：和尚意作麼生？師遂踢倒香臺。政擬議，師云：且待你更疑三十年。政云：你見北禪，我也見北禪；你參興化，我也參興化。為什麼常常不肯我？師云：你見興化、北禪，我也總知，只是你少商搉在。政去，師送三門，云：旬日道話，寧無短長？今日相別，無以為意。有一條拄杖送師，政擬接，師云：且道你將去如何受用？政云：扶過斷橋水，伴歸無月村。師云：忽遇

德山、臨濟時如何？政云：棒在和尚手裏。師遂擲拄杖，云：可惜許，分付不著人。
師行脚時，在圓通遇大覺入京，陞座云：此事分明宜薦取，莫教累劫受輪回。師出問：如何是此事？覺云：薦取。師云：頭上是天，脚下是地，薦箇什麼？覺云：不是知音者，徒勞話歲寒。師云：豈無方便？覺云：胡人飲乳，返恠良醫。師云：暴虎憑河，徒誇好手。拍一拍，歸眾。
大覺小參，師出眾問：承古有言：堪羨一堂無事客，臥雲深處不朝天。和尚為什麼却入京城？覺云：青山藏不得，明月却相客。師云：與麼則君王若不垂三請，爭得先生出舊廬？覺云：今日遭人點檢。師云：和尚幸是當人。覺云：想你不是好心。師云：象駕已趨於帝里，利人一句請宣揚。覺云：衣珠不用從他覓，明月分明處處圓。師云：這箇猶是古人糟粕，利人事作麼生？覺云：重言不當吃。師云：與麼則龍樓鳴法鼓，鶴鑰振金鍾去也。覺云：謝子證明。師便禮拜。
師到興化，化云：近離什麼處？師云：北禪。化云：北禪老漢有鼻孔也無？師云：湖南長老箇箇一般。化云：莫將鶴唳悞作鶯啼。師云：和尚且低聲。化云：你著忙作什麼？師云：和尚也不少。化云：徹底撞著聱頭。師云：看這老漢一場懺懼。
師一日問興化：寶劒知師藏已久，今日當場略借看。化云：不借。師云：為什麼不借？化云：不是張華眼，徒窺射斗光。師云：用者如何？化云：橫身當宇宙，誰是出頭人？師便作引頸勢。化云：嗄！師云：喏！便歸眾。
師一日問興化：祖意西來即不問，水出高源事若何？化云：穿過髑髏猶未覺。師云：便恁麼會時如何？化云：錯。師拊一掌，化便打。師云：看這老漢手忙脚亂。拍一拍，便歸眾。
師到北禪，禪問：近離什麼處？師云：福嚴。禪云：思大鼻孔長多少？師云：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。禪云：你且道我見時長多少？師云：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。禪云：學語之流來時，馬大師安樂否？師云：安樂。禪云：向你道箇什麼？師云：教和尚莫亂統。禪云：念你是新到，不能打得你。師云：某甲亦放過。和尚喫茶次，禪問：鄉里什麼處？師云：漳州。禪云：三平在彼作什麼？師云：說禪說道。禪云：年多少？師云：與露柱齊年。禪云：有露柱且從，無露柱年多少？師云：無露柱一年不少。禪云：半夜放烏鷄。
北禪與興化閑坐次，禪云：和尚當時見唐明事，殊不聞舉著。化云：好事不如無。禪云：也要大家知。化不對。禪云：有問有答，何得緘口無言？化亦不對。禪云：聞說汾陽有西河師子話，是否？

化云：是。禪云：可殺威獰。化云：不見道來者咬殺？禪云：與麼則汾陽門下道絕人荒去也。化乃竪起拂子云：這箇因甚到今日？
師在北禪時作侍者，立次，禪遂舉此話問師云：子到這裏作麼生？師云：養子不及父，家門一世衰。禪云：你具什麼眼目？師云：若是咬人，師子終不與麼。
次日，興化到北禪，師乃問訊，化指堦前松樹云：者箇是什麼人裁？師云：龍牙。化云：何似趙州栢樹？師云：尊宿眼在什麼處？化云：鬧市裏虎。化到真堂前云：這箇是甚人真？師云：龍牙。化云：既是龍牙，為什麼却在北禪堂裏？師云：一彩兩賽。化云：真在這裏，龍牙在什麼處？師擬議，化便打一掌云：莫道不解咬人。師云：乞兒見小利。化又打，師乃走。
北禪歲夜小參，云：年窮歲盡，無可與諸人分歲。今夜烹箇露地白牛，煑野菜羹，燒榾柮火，喫了，大家圍爐唱村田樂。何也？免使倚他門戶傍他墻，致使傍人喚作郎。至夜深，維那問訊，云：縣中有人勾和尚。禪云：作什麼？那云：和尚夜來殺牛，不曾納皮角。禪遂捋下帽子，云：這箇不是。那拾得，便出。禪喚侍者，云：賊，賊。那云：天寒，且還和尚帽子。禪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視師，云：這箇公案作麼生？師云：潭州紙貴，一狀領過。
師訪芭蕉泉庵主，問云：庵主在麼？泉云：誰？師云：行脚僧。泉云：來作什麼？師云：禮拜庵主。泉云：恰遇庵主不在。師云：你[妳-女+口]？泉云：向道不在，說什麼你我？拽棒直赶下山。明朝再去，依前被赶。師後又去問：庵主在麼？泉云：誰？師云：行脚僧。揭簾便入，泉攔曾把住云：這裏蟲虎縱橫、尿床鬼子，三回兩度來討箇什麼？師云：久嚮道風。泉乃解開衣抖擻云：你將謂泉大道有多少奇特？師便問：如何是庵中主？泉云：入門須辨取。師云：莫只者便是。泉云：賺殺幾多人？師云：前言何在？泉云：聽事不真，喚鐘作瓮。師云：與麼則萬法泯時全體現，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。泉云：驢漢不會便休，亂統作什麼？師云：未審客來將何祗待？泉云：雲門胡餅趙州茶。師云：與麼則謝師供養。泉云：我火種也未有，早道謝供養。
法昌語錄終。

偈頌

洞山麻三斤

火麻皮子若何分，臈雪煎茶解醉君。更有路行人未到，野花含笑舊枝春。

風幡話

不是風兮不是幡，黑花猫子面門班。夜行人只貪明月，不覺和衣渡水寒。

雲居安樂樹

安樂獨閑行，三更打五更。如何通一線，流水和啼鸚。

凝雲亭

凝雲封萬疊，崔嵬路坦平。如何通一線，中夜日頭明。

漱玉亭

漱玉本無瑕，尋求轉更賒。如何通一線，雲月自周遮。

碧溪橋

碧溪煙浪息，萬像顯其中。亦謂同相委，寒松起暮風。

龍潭

寒潭無底岸，深隱有泥龍。汝向長空露，遊人何處逢。

都頌

五四三二一，波斯黑似漆。走過新羅源，老婆暗啾唧。

法身頌

螺師吞大象，石虎咬番馬。驚起斷家龍，踏落雲屋瓦。

廬陵米價

烏龜三眼赤，祥麟一角尖。騰雲生暮雨，溪月夜明簾。

送廉書記遊嶽

祝融峯頂浪滔滔，黑地須彌遶幾遭。無角鐵牛安虎距，丫叉玉女渡天河。阿呵呵，竹錫敲空雲陣高。

贈杉山庵主

林泉放曠養清閑，一片平川白日間，深稱捿心誰得侶？煙蘿縮手有寒山。

漁人罷釣

日照青山積雪銷，漁人歸去自歌謠。從他逐浪隨波者，時把長竿望海潮。

因看圓覺經

菩提妙有無心證，本覺含靈喻火蓮。真金不假經爐冶，空裏無花紅焰天。雲起斷崖泉滴瀝，風吹寒葉落飄然。時人若問真圓覺，睡思來時合眼眠。

因看經

半滿藏兮一落索，子細看來特地錯。東村黃老打張三，兩箇善神齊發惡。休發惡，寒猿昨夜繞窻啼，白鳥今朝上虛閣。

送僧

倒拈笻杖扣長空，雲起龍奔鳥道同，端手掣開千聖眼，江淮兩浙好西東。

山居五首

松遠柴門靜，高眠日午開。此景誰頻到，雨過白雲來。鳥熟分亭語，猿純對坐禪。松聲寒索索，嵓溜冷涓涓。閑步穿松影，逢人背負薪。問渠何處去，濟水白如銀。境有松擎鶴，家無飢鼠粮。客來何見待，山塢藥苗長。山壑路崔嵬，知音絕往來。如何彰一信，石笋和雲裁。

看山

風疾浮雲急，春山雨過青。遊人休更問，澗水響冷冷。

無繩自縛

雲鶴高空外，林泉性本閑。何須更特地，好肉自生剜。

紙帳頌

揭起露全身，放下絕纖塵。誰人知此意，拾得自忻忻。

因事

金剛開佛口，菩薩[門@卞]天堂，提取靴衫去，無人住處藏。

詠寒山

[黑*來][黑*來][黑*臺][黑*臺]，癡癡獃獃，若人識得，不在天台。

寄新僧判

龍岫深藏久，桃花幾度開。看山見不見，不見下山來。

三玄頌

體中玄，獨角泥牛水上眠。轉身觸破澄潭月，巫山頂上浪滔天。
用中玄，征人帶甲眠。春花風掃盡，黃葉落堦前。
句中玄遠道，絕人煙。甜瓜甜似蜜，苦瓠苦如蓮。
第一句，無邊大火聚。擬議早身灰，誰敢當頭覷。
第二句，龍播并虎踞。更問毗耶離，已落他路布。
第三句，脫却孃生袴。直下便承當，鐵山橫在路。
第一訣，袖裏三斤鐵。忽遇病維摩，拈起驀頭搦。
第二訣，六月漫天雪。無處避炎蒸，渾身冷如鐵。
第三訣，八字無兩[必-心]。胡僧笑點頭，眼中重著屑。
法昌石鏡，不分凡聖，盡入圓光，更無少剩。法昌木虵，伏爪藏牙，忽然磕著，且看脚下。
法昌鐵杖，生風起浪。遊戲神通，諸方牓樣。

歌會方首座

默，歐山重會西蜀客。長喜共坐長松邊，高阿月下安禪石。或忘機，秉微迹，或放浪兮傲危碧。蒼蒼雄勢何崖峩，島疊煙花笑寒栢。蕘狗吠，露地白，堂堂走入黃金宅。纖腰玉女少年騎，野老逢兮背上拍。是什麼，荊山璧，傾盡晝瓶三兩隻。從他徒蟻竟頭奔，捋破面門橫片石。或時順，或時逆，波斯不繫欄腰帛。踏翻東障與西籬，劃斷虛空通漢陌。明處明，黑地擇，笑倒前村張二伯。憶得先年泛鐵舡，旱地沉兮何處覓。或喧喧，或寂寂，今古悠悠忘曉夕。吾師吾師，桃花落盡舊芳枝，望路行人休借借。噫，骼。

因事頌

瓊林高翠影澄潭，東斗西觀一二三。臥水鐵牛奔北嶺，雙敷丹枕鴈歸南。
竹肥因地壤，松低雲勢高。殘陽照空影，飢鼠念彌陀。片水涵虛月，池方水不圓。崑崙不瞪眼，金剛休努拳。

送信化主

徹。大丈夫，方猛列。如虫帶角入廛來，起倒不須藏利舌。或逢時，快便打。打破盧公慳悋穴。金烏明兮在口中，玉兔出兮圓復缺。或登山，握九節。或臨水兮莫漏泄。青山嵷崒白雲深，頂上新羅人□□□□。

寄人

金烏照破鐵崑崙，玉兔明庭古樹分。蕘狗吠天星斗轉，泥牛哮吼瞶人聞。水聲林鳥聲相和，大海澄清徹底昏。奚事揮毫聊寄委，野花新發舊年春。

登山

九仞崖峩插太清，萬般唯有一真明。遊人須到孤峯頂，莫住中腰見不平。

歌

風不鳴條，雨不破塊，罪性虛兮，勤當懺悔。須彌崙，悟為最，文殊普賢成一對。雲開高嶺古松青，把手問君誰不會。誰不會，不破塊，不破塊兮百雜碎。

送平知客

握手窺天睡，雲林幾處山。何時提一髮，攪動碧潭寒。

誡安徒

堪歎紅爐一點雪，萬物皆如世不堅，莫愛好花多艷曳，應無百日對君鮮。

送僧

風便鐵帆掛海舟，客歸南浦萬緣休。丫角共眠雲□寺，古□同步澗邊幽。展臂掣開空裏盖，轉身踢破月中漚。來年香荔多應熟，莫守吳州更上樓。

自詠

白玉休將並白石，黃金休用博黃鍮。丈夫若是丈夫兒，好醜高低在眼頭。從他傾岳千江浪，任是長竿四海鈎。睡來獨笑緣何事，茶煲松篁泛一甌。

寄僧

德備河沙體自成，為迷踏雪五千程。雖然外有玄兼妙，及至春來草自青。

寄昭師兄

溪月同觀影異圓，嶺雲重鎖故山關。烏鷄帶月啼天曉，蓊狗嗡花吠斗寒。徑直斫開籬却易，迂回脣鑒入應難。龍川露滴層峯外，紅日圓暉北上看。

雪

亂峯銀色普賢機，古道雖通步者稀。莫話烏鷄添指注，嶺梅先發向南枝。

不勘自破

打破長空不用鎚，門頭何假更安錐？從他勝有張良計，不勘還須失利歸。

日用事

撥散日中影，摘取月中鮮。手眼不到處，知音須進前。

寄徐龍圖

孺子從來心性惡，不是德山誰敢撲。法昌一句沒人知，信手拗折珊瑚枝。也大奇，五十年來尋不得。脣鑒咦，翻身踢破畫須彌，拽下虛空為井盖。作地衣一等師子兒，他時若見毗耶老。腦後錐，頭角分明辯大溈。

答徐龍圖

法昌有條老鱉鼻，生得來來沒向背，藏身露影恰如無，觸著令人身粉碎。那箇驢，更奇異，兩耳累垂，四脚著地，正與麼來，為虵出氣。虵不惜命，近前噴噓，和那老驢，總不靈利。

又答徐龍圖

千里同風君道好，正是將身入荒草。直饒顯在眾人前，想應未見黃龍老。貼肉汗衫新復新，三山帽子何曾倒。無銙腰帶兩頭垂，沒底麻鞋踏未破。來來，與你瓢苗石上栽。來年收得大冬瓜，快斧利刀斫不破。寒山拍手笑呵呵，指出南岳讓和尚。

寄黃龍南禪師

春色青青鷰轉歌，桃紅李白見人多。不知誰愛靈雲道，指下山來謁我呵。

送僧

黃菊香時綠草衰，杖藜林際話南歸。也知舊岳無金石，獨掩柴門對落暉。

師臨遷化前一日送頌與徐龍圖

今年七十七，出行須擇日。昨夜問龜哥，報道明朝言。

師住持二十三年徐龍圖作師真贊

誰不會禪，要作國師。二十三年，無人謾疑。草長雪消春爛漫，分付諸方老古錐。

山谷老人頌

法法遍參，如鏡中現。水上胡蘆，按著便轉。

法昌禪院遇和尚語錄(終)

達法性地，稱性修行，而常以法為娛樂者，予見。

老法昌其人也。今余照刻行其語，乞題跋，故為之書。靈源叟　　惟清云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